

男人的战争

王学波◎著

新浪第五届原创文学大赛都市情感类铜奖

最具争议的爱情伦理小说 解读都市精英亚健康爱情

被网友和媒体誉为【都市精英爱情读本】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男人的战争

王学波◎著



新浪第五届原创文学大赛都市情感类铜奖

最具争议的爱情伦理小说 解读都市精英亚健康爱情
被网友和媒体誉为【都市精英爱情读本】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男人的战争/王学波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5104-0034-6

I. 男…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0296 号

作者:王学波

责任编辑:吕 晖 董晓琼

封面设计:方子豪

版式(或装帧)设计:方子豪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传真)

网址: <http://www.nwp.cn>(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英文)

版权部: +86 1068996306 frank@nwp.com.cn

印刷: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1/16

字数:314 印张:18.25

版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04-0034-6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男人的战争

目 录

第一幕 逝爱/1

第二幕 茫/47

第三幕 废婚 /108

第四幕 我们无处安放的爱情/165

第五幕 我们的爱啦/250



第一幕 逝爱

1

我百无聊赖地盯着墙上的钟表，嘀嗒嘀嗒的。

都三更半夜了，安楠还没回来，我开始坐立不安起来。傍晚时分，她打扮得花枝招展，摇着小屁股就出门了。她出门的时候我叫住她：“你干吗去啊？”她回过头来风情万种地说：“跟几个姐们儿约好去 K 歌，我那姐们儿还说了，给我介绍几个帅哥，李越，我告诉你，像我这么漂亮的女孩可受欢迎了，也就是你看不上眼！”

我轻蔑地笑了笑，没搭理她，继续看我的足球比赛。我心里说，就你？也就我敢要你！我的态度似乎伤及她的自尊了，她别过头去冷冷地说：“走了，我要真被帅哥勾走了，你可别后悔！拜拜！”

我陷在沙发里没有去看她。门被她甩得咣当响，看来是真的生气了。

我打量着挂在墙上的婚纱照。照片上的安楠笑靥如花，而我，却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我终于还是没忍住，这死丫头，对她不管不问的她还真敢无法无天三更半夜不回家了！



好一会儿，电话通了，那头的迪斯科音乐很闹，安楠扯着嗓子叫喊：“干吗？”

我说：“都三更半夜了，还没疯够呢？”

她说：“要你管，我告诉你李越，这边帅哥可比你好多了，绝对地比你体贴，我都不忍心走！刚还有位帅哥拉着我的手直亲，说只要我肯跟他结婚立马就能跟我结……”

这是我的女朋友吗？我刚要发火，突然听见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小老太的尖叫声：“楠楠，死丫头，三更半夜了音乐还开这么大声，还让不让我跟你爸睡觉了！”

我一听差点没笑喷出来。

那边的音乐关掉了。

安楠在那边半天没出声，我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笑得我肚子直痛，眼泪直流。安楠恼羞成怒了：“笑什么笑！我告诉你，这是预演，我迟早有一天真找一帅哥结婚去！”

我止了笑：“得了吧安楠，你不就想我早点跟你结婚吗？用得着挖空心思跟我演这么一出？你什么人我还不知道啊？刚才是不是一直眼巴巴地盼着我给你打电话呢？回来吧，别打扰你爸妈了，老人家都养你二十几年了，怪不容易的，你就让俩老人家睡个安生觉吧！”

安楠在那边气急败坏地冲我嚷嚷：“我不回！我就不回！我明天就搬回来跟我爸妈住，你什么时候想跟我结婚了我再回去。”说完就挂了电话。

我能想像她抱着被子满脸委屈的样子。我笑了笑，放下电话，躺了下去，突然觉得床好大，一抬头就能看到我们巨大的婚纱照……

2

第二天一早，我还没起床，我的房门便被人踢开了，我朦朦胧胧地看着闯进来的人说：“你想干吗？”

安楠面无表情地说：“鬼子进村！”

我不耐烦：“别闹，我还没睡够呢！”

“谁跟你闹？我回来收拾东西，我回家住去。”

我坐起来一本正经地问：“真回去住？”

安楠甩过脸，从衣柜里往外拿自己的衣服。我又躺下去，拉上被子说：“那你慢慢收拾哈，我再睡一会儿，回去问你父母好。对了，你放心住，想住到什么时候住到什么时候，啊！我这边你别惦记，过两天我再另找一个女人回来住！”

安楠跳上床狠狠地往我屁股上踹了一脚，我跳了起来把她按倒，压在她身上，防止她跟我肉搏：“你还走不走？”

“你你你起开，你……你要是死乞白赖地求着我跟你结婚我就不走了呗！”她勾着头做害羞状。

我翻身坐了起来，盯着她说：“你真准备好了？”

她无比兴奋地坐起来说：“早就准备好了，只要你一句话，我就嫁给你！真的，我什么都不要，连戒指都不用你买，我自己去买！嘻嘻。”

我捏着她的鼻子说：“就你这样像准备好的吗？一副没长大的样子！”

她挺了挺胸，死皮赖脸地说：“谁没长大？看看，长势良好！你又不是没检验过！”

我严肃地说：“你不瞎咧咧你会死啊？结婚能这样闹着玩吗？你说说，你学会炒菜做饭了吗？会做家务了吗？这么长时间了还得我照顾你，什么时候你也照顾照顾我呀？说实话，我都没想好要不要娶你这么个整天闹腾的女人呢！”

我得承认，我说了谎，安楠在她家里被父母捧在手心里过日子过惯了，不会做家务挺正常，我也乐意照顾她，每次看着她吃我做的饭菜就跟上五星酒店一样，我都打心眼里高兴。我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还下不定决心去娶她过门而已，我甚至不清楚哪里出了状况。

她撅着嘴说：“不会做家务你以后可以教我嘛，我就是想跟你结婚，结了婚我保证就不会像小孩子一样了，真的！”

我不耐烦地说：“行行行了，学会再说！”

她猛地拉下脸来，狠狠地盯了我半晌说：“你走开，我要回家！”

我看着她的背影嘟哝了一句：“我这不是为了让你别太快变成黄脸婆吗？”

她回过头来吼了我一句：“我乐意，你管得着吗？”

安楠走了，收拾自己的东西时把屋子弄得乱七八糟的，我睡到将近中午才醒来，简单收拾了一下。今天星期天，我决定回家跟爸妈蹭饭。从我住的小区到军区军属院子也就几十分钟的车程，要不是我爸整天板着脸我也不情愿搬到外面去住，在家里有老妈伺候着别提多舒服了，哪像安楠那丫头闹得我没好日子过？

我已经有一阵子没回家了，老妈一见面却先问楠楠怎么没一起回来？我没好气地回答：“安楠不得处理联合国的事务啊，哪那么有空到我们家吃饭呀？”我曾经问过安楠她爸干吗给她取这样的名字，安楠她爸一个劲儿地说，没想到啊没想到，一不小心就跟联合国秘书长扯上关系了！

老妈推了推老花眼镜笑着说：“女朋友的醋你也吃？吵架了吧？”

“没事，最近她老吵着要结婚，我有点烦她！”

我妈一拳头就过来了：“那还不好？人家一个女孩子家家都跟你求婚了你还想怎么着？我告诉你，我跟你爸可都盼着呢，你也老大不小了，我看人家安楠就挺好，挺活泼的孩子。你还别说，我就乐意跟她在一起，省得你爸闷死我！”

我爸冷不丁来了一句：“我怎么闷你了？我不也整天跟你唠嗑吗？”

我妈回应说：“你那是唠嗑吗？你那是给我上思想政治课。我自个儿还是老师呢，你还给我上课？”

我爸说：“当老师就不用加强党政理论学习了……”

我怕他们又吵起来，赶紧插嘴说：“好了好了，我是回来吃饭的，我可不是回来看你们吵架的哈。妈，我跟安楠的事你就别管了，结不结婚你都当她是你媳妇不就完了？我就是烦安楠我才回来的，你就别拿这事烦我了行吗？”

“你把她娶回来搁家里，保证我们娘儿俩都不烦你！”老太太絮絮叨叨着往厨房去了。

我爸在看电视，我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了下来，削了一个苹果，他摇摇头表示不要，我就一个人吃了。我爸是军区一个位高权重的领导，就是人家见着都得叫“首长”的那种，训了一辈子人了，如果突然不训人了就

浑身不自在，我跟我妈是最直接的受害者。打小我就不乐意在家里呆着，加上我妈又是中学老师，同样喜欢对人说教，我就跟那没人疼的孩子似的。读中学那会儿，放学回家还得给他们炒菜做饭，然后端端正正地坐着等他们回来吃饭。这不，我一存够钱就在外面买了房子搬出去住了。我妈怕我爸孤单，办了提前退休，呆在家里照顾我爸，这下好，两人整天有事没事就吵架。

“爸，结婚这事你怎么看？”不管怎么说，结婚这么大的事还得经过家长同意的。

“越快越好，夜长梦多。”他言简意赅，正眼都不瞧我一下，但神情偷偷地泄露了他的喜悦。

我沉默了老半天，定定地盯着电视。

我老妈说得对，我都三十了，老大不小了，也该结婚了。用陆浩军的话说，再不结，安楠该熬成妇女了。那就……要不……结婚吧，我在心里这么跟自己说。

4

吃过午饭，在家里呆着发慌，我便窜到楼上陆伯伯家里玩儿去了。陆伯伯是我爸的老上级，官可大着呢，也是一个威严的主儿，连陆浩军见了他都得绕着走。我刚进门，陆阿姨便拉着我小声地问：“越越，我们家浩军有一段日子没回来了，他是不是交女朋友了？”

越越是我的小名，院子里的人都这么叫。

我眨巴着眼睛不知该如何回答，陆浩军的事我可吃不准，只好敷衍道：“没有吧，没看见他带着什么姑娘呀最近？他也就是爱玩，没事，阿姨！”

“爱玩？爱玩也不能由着性子乱来呀？这没良心的，没事也不知道回家看看，你说，我们也不好意思去看他了呀！”

陆阿姨那两条眉毛都快拧到一起了。她那意思我明白，我听陆浩军说过那么一件事。说是之前有一次，陆浩军很长时间没回家，陆伯伯陆阿姨就忍不住跑了出来，想到他住的地方看看自己的宝贝儿子。可到他住的地方一看，开门的却是一个二十岁的小丫头片子，那会儿陆浩军正好下楼

买东西去了，有人敲门，那丫头就以为他回来了，开门的时候就穿着陆浩军一件长T恤，里面什么也没穿，本来穿成这样是想让陆浩军高兴的，可开门一看是两个老人家，以为是找错门的，加上自己穿得少，不能见人，当时什么也没说，直接就把门甩上了。陆浩军的父母愣了半天没回过神来，你看我我看你，也都以为自己找错门了。陆浩军回来后，把那女孩给吼走了。陆伯伯这才知道那女孩跟陆浩军的关系——压根儿就没关系，当场差点没背过气去，一甩袖子走了，到现在还在气头上呢。陆浩军把这件事告诉我的时候，我也笑得差点背过气去。

我对陆阿姨说：“没事，我回头跟他谈谈。”

陆阿姨说：“哎，你跟他说说，最好能静下心来好好找一个好女孩结婚，咱们不欺骗人家感情，啊！我们家老头到现在都没缓过来呢！”

我说：“行，我教训教训他。”

陆浩军是我的发小，就大我几天的光景。在同一军属院子里一块长大，穿开裆裤的时候我们俩经常在胯下拖着一把扫帚把自己扮成骑着高大白马骁勇善战的将军，在院子里冲啊，杀啊，两家的家长在旁边看着直乐，一个劲儿地说，这俩孩子长大不得了，绝对的将才呀。当时还为我俩拍了照，可惜后来我跟陆浩军都无意从军……关于骑扫帚这事我们有个笑话。当初，我们能看懂童话书时才知道骑扫帚是西方巫婆的造型，看着儿时的照片一个劲儿地觉得自己傻，还对自己的性取向产生过怀疑，以至后来看完《哈利波特》后，陆浩军松了一口气对我说：“原来西方的巫婆是男的！”

5

晚上，我吃过饭，驱车直奔前阵子跟安楠逛过的那家首饰专卖店。上次，安楠在这里看中了一枚钻戒，嚷嚷着让我给她买，最后甚至把床上那一套都搬出来了：“我要嘛，我就要嘛！”那服务员微笑着盯着我俩看，但我能读懂她眼里的意思：这男的真小气！我当时就火了，不结婚买什么戒指呀？我低声斥责安楠：“要什么要？大庭广众的，回家再要！”她说：“去死！”

我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她相中的那一款钻戒，那专柜小姐盯了我半天叫

了一声“呀”，吓了我一跳，她红着脸说：“我认得你，上次不肯给女朋友买原来是为了给她惊喜呀？真浪漫！”

我一愣，正所谓无心插柳啊，但我说：“我一点都不觉得浪漫，倒是挺浪费的！”

“话不能这么说，一辈子就这么一次，男人越浪费女人越觉得浪漫！再说你的女朋友那么漂亮可爱！”

我不打算聊下去，我转了话题说：“就这枚了，你给我弄个大方喜庆一点的盒子！多少钱？”

“19999，谢谢。”

这数字真吉利，吉利得令我不不好意思要求打折。我出门的时候她还笑着跟我说：“祝你们永远幸福！”

我停下来对她说谢谢。转过头的时候，心想，一枚戒指真能换来一辈子的幸福吗？如果真的能，那么我愿意在那个数字后再加一个9——可一切都未可知！

当我敲开安楠家的门时，看见围着围裙的安楠从厨房里窜出来，往她自己的房里逃去。我一阵感动，这丫头受刺激回来学厨艺了。

安叔叔为我开的门，说：“你来了？”

安阿姨接口小声对我说：“你对我女儿做了什么？啊？她怎么搬回来了？还吵着跟我学厨，我可告诉你，我女儿在家里可没照顾过谁，你可别对她诸多要求了哈！”

我一个劲儿点头：“阿姨，你放心，我绝不让楠楠吃苦。我过来找她有点事。”

安叔叔说：“去吧去吧，在房里躲着呢，好好说话啊，聊完出来陪我下会儿棋，手痒好些天了！”

我答应着往安楠的房里走去。安楠正坐在床上翻看着今天的报纸，见我进来也不理我。我柔声叫她：“楠楠！”

我正准备把戒指拿出来，她突然长长地叹了口气，盯着报纸读道：“郑氏企业背后的女人。哎呀，结了婚就是好呀，有个女人在背后默默支持着，真好！”

我以为这是她编出来说明结婚有益的说词，于是我假装饶有兴趣地靠过去说：“什么呀，我看看！”

安楠把报纸丢给我，自己却挪开了。我拿起报纸，今天一直呆在爸妈



家里，报纸还没来得及看呢！可是，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情愿错过今天的报纸。看着报纸，我愣住了，愣了好一会儿，直到安楠推了我一把，“你过来看我还是过来看报纸？”

我回过神来慌乱地找词儿：“没……没有，我就是……就是想看看人家怎么发财的！”

安楠也不知怎么地就来气了：“去去去，你回家发财去吧，就知道发财发财！”

我被她推出了家门，粗心的安楠没有发现，我的脸已经白得没有一点血色……

6

华灯万千，火树银花般绚烂。在回来的路上我失魂落魄地差点撞到过马路的行人，连累我老妈跟着挨了一通骂。在街角拐弯处我停下来，到报亭里买了一份今天的报纸，报纸上有一张苏锐跟一个中年男人的合照。照片上的苏锐神采奕奕，春风满面，脸色红润一如当年。该报道的标题是：郑氏企业背后的女人。

我始料不及的是时隔七年，我会以这种方式想起她。而且，在看到她的照片的刹那，我终于找到了我一直没能下定决心跟安楠结婚的缘由……

在小区门口，我碰见万宁儿在跟一个年纪相仿的男孩亲嘴道别。万宁儿一瞧见我立马把那男孩推开了，叫唤：“越哥哥……”

我心情不好，才懒得理你们那些破事。我头也不回地说：“我什么也没看见，你们继续！”

万宁儿撇下那男生追了上来：“越哥哥，求求你，千万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告诉我家里人！”

我停下来盯着她没好气地说：“你烦不烦？我都说没看见了。亲去吧，放心亲，啊，亲嘴不会怀孕！”

万宁儿眨巴着眼睛默不作声地跟着我进了电梯，勾着头紧张地搓着衣角。

看着她委屈的样子，我有点于心不忍。凭什么我心情不好就让人家一

小丫头跟着受委屈呀？我无可奈何地打破沉默：“你今年多大了？”

看到我终于愿意跟她说话，她兴奋地抬起头来说：“十五岁了！”

我学她的口吻说：“十五岁了！你以为很大了是吧？小屁孩儿就不知道学点好！大人的事你懂得多少了就学人家亲嘴？”

万宁儿嬉笑着说：“我知道亲嘴不会怀孕！”

我差点气晕过去，她接着说：“越哥哥，你说话像我爸爸……”

我打断她说：“说多少遍了，叫我李叔叔。按你们的说法，你是90后，还嚼着奶糖看动画过日子，跟我隔着80后那整整一代呢！我可跟你爸同辈。”

她得意地说：“我还叫我爸全名呢，叫叔叔咱们就远了，我就要叫你哥哥。越哥哥，你是不是答应我不告诉我家里人了？”

我抬起手摸了一把她的头：“死丫头，下不为例啊！”

她欢呼雀跃：“下不为例，下不为例，谢谢越哥哥。我以后亲嘴再也不挑咱们小区门口了！”

我眼前一黑，要我说她什么好？

出了电梯，她向左，我向右，她们家是我对门。我把钥匙插进门里时愣了一小会儿。这么一晃，三年过去了，这丫头一下子长大了，出落成漂亮的大闺女了，还开始谈起恋爱了！

三年前他们一家刚搬进来的时候万宁儿准备上初中，有次我在电梯口遇见他们一家子，她妈让她叫我叔叔，她努着嘴不出声，样子挺可爱，我微笑着撸了一把她的头，她呀的一声躲开了，跟见鬼似的，继而用怨恨的目光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就往家里跑，我莫名其妙。她母亲说：“没事，今天学校刚开学，她打算给同学一个好印象，光打扮她就花了一个小时，没想到刚出门就被你破坏了！这丫头，没点礼貌。”

尴尬地笑……

7

时间过得真快！我的意思是说，七年时间好像也没多长，难怪苏锐在我的记忆里还是那么清晰鲜活，鲜活得每一个细节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很多时候，我都以为我把她遗忘在七年前迷乱的时光里了，没曾想，苏锐就

像一块连时间都无法侵蚀的钻石一般，附在我记忆的那根弦上，每每在我不经意间，她就会随弦而动，并发出光芒，刺痛我的神经。跟安楠在一起的日子里，我没有提过一丁点儿关于她的事情，尽管安楠对我过去的感情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有次她逼急了我就说：“我要是说我跟你之前还是处男你信吗？”安楠一副打死也不相信的样子，但我真的还是处男，尽管那时我已经二十七岁了！

我在沙发上坐下来时被什么硌了一下。摸出来一看，是那枚我为安楠准备的求婚戒指，刚才忘了送给安楠了，我甚至能想像安楠看到戒指时高兴的样子。可是苏锐一张在报纸上的劣质照片却轻而易举地让我放弃了跟安楠结婚的决定。我惭愧地看着挂在厅里的婚纱照，安楠俏皮地紧紧抱着我的胳膊，笑得很灿烂……

我失神地盯着照片，看着看着，突然眼前一片模糊，安楠渐渐幻化成了苏锐，而照片里的我表情也跟着丰富了起来，我们仿佛如花美眷……然而一切皆虚妄。苏锐消失了整整七个年头，这七年里，我找遍了所有我能想到的地方。可就在我打算放弃，打算忘了她跟安楠开始新生活的时候，安楠却在无意间又把她硬生生地推回我的眼前……

造化弄人！

回过神来时我想，不知道陆浩军有没有看到今天的报纸，如果他看到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正当我打算给他打个电话的时候，门铃响了！

我打开房门，听到对面门里传出断断续续的吵闹声，可从万宁儿的表情来看，仿佛身后的一切都与她无关。她面无表情地抱着书包站在我面前说：“越哥哥，我过来避避风头！”

我侧身让她进来：“自己找书桌学习去！”

她模糊地应了一声。我看着对门发愣，这两口子到底怎么回事？

万宁儿打量了一下屋子，说：“安姐姐怎么不在？”

我说：“她回家住一段时间！”

“你们也吵架了？”

“学习去，瞎说什么呢！你一小屁孩儿能不能别管大人的事？”

她把书包放到我的书桌上用大人的口吻说：“越哥哥，我想跟你谈谈！”

“谈什么？”我关掉电视，饶有兴趣地端坐在沙发上——我觉得我应

该陪陪她，这些日子，她的父母都忙着吵架去了，她是一个缺乏关爱的孩子。

“越哥哥，你试过早恋吗？你觉得早恋好吗？”

我一愣，搓着手讪笑着说：“我以前可是好孩子，可听话了。我要是说早恋不好吧，你八成会反感，你们这个年纪的孩子，叛逆着呢，所以我只能选择说早恋好了。的确，早恋也没什么不好的——把握得当的话！”

她忧郁地说：“其实我希望你说早恋不好，我希望你告诉我不应该早恋的。越哥哥，我不想早恋，我就是想有人关心我一下。可我父母天天吵架，我都恨不得让他们离了算了！他们离了估计就会轮流对我好了！”

我若有所思地沉默着，有时，早恋仅仅是为了找一个感情寄托而已。过了好一会儿我说：“丫头，你别想那么多了，回头我有空跟你父母谈谈。你不是也差不多要中考了嘛，他们不会不管你的。”

她紧张地说：“你别跟他们说我早恋的事啊，我怕到时候他们为这事又闹，他们相互推卸责任的事可不少。”

“你放心，你别弄出什么乱子来我保证不举报你！”

8

第二天星期一，在办公室里我终于把苏锐那篇专访看完了。

报道里，苏锐几近完美——对外，她是她姓郑的丈夫的参谋，一起在地产界攻城掠地，叱咤风云；对内，她是家里的小女人，不但顾家，还持家有道。按理说，这种婚姻应该让我无比艳羡才对，可我边看边一个劲儿纳闷，苏锐有这么好吗？我怎么就觉得在我的记忆里的那个苏锐跟魔鬼没什么分别？

在我陷入沉思的时候，陆浩军穿着一件秋季毛衣进来了：“在看什么呢？”

我盯着他那件缺了一只袖子的毛衣反问：“你衣服怎么了？”

他懒洋洋地一屁股坐在办公桌上说：“唉，别提了，昨晚带了一个设计系的女生回家玩，她非得说我这件毛衣这样才好看，一刀就给剪了，你说我冤不冤？这可是名牌呢，我那个心痛啊，昨晚她在我的衣柜前转悠了半天，转得我心惊胆颤的，天没亮我就赶紧把她打发走了！以后打死我也

不敢找学设计的女生了！哎，你看看，这样真的好看吗？”

我笑着说：“什么乱七八糟的？真得找个人管管你了！阿姨可说了啊，不许你欺骗人家女孩子的感情，赶紧找个人结婚吧！”

陆浩军说：“你别听我妈胡说八道，她懂什么呀，她就知道要我给她娶媳妇。我跟那些女孩有狗屁感情，谈不上谁欺骗谁，各取所需罢了。我妈给了我这么一副好皮囊不就是为了让我造福广大女性吗？我可不愿意为了一棵树放弃整个森林！”

陆浩军的确生就一副好皮囊，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帅得没有天理”，从中学开始备受一大群狂蜂浪蝶的追捧，这让我无比懊恼——怎么就没有人给我写情书呢？

我说：“结婚怎么了？你也老大不小了，你怎么也得找个固定的让阿姨放心吧？”

“那你怎么不把人家安楠固定在你家里呀？”陆浩军一句话就把我给噎着了。

我哑口无言，把报纸递给他：“看看这个！”

他满脸疑惑地接了过去，当他看到苏锐的照片时，竟然也愣了老半天，估计他也想不到会以这种方式再次见到苏锐。

我们都沉默着没有说话，就这么过了许久。然后，他抬起头不安地问我：“还找她吗？”

我不加思索地说：“找！”

“那安楠怎么办？”

“想什么呢？人家苏锐都结婚了，而且还嫁得那么好，我还能有什么想法？我就是想看看她。”

陆浩军松了一口气，表情复杂地说：“那还差不多，要不，我……我帮你找找吧，我认识这家报社的几个哥们儿，我问问他们！”

“行，这事你可别让安楠知道啊！”

陆浩军别过脸去不说话，我一个劲儿地觉得奇怪……

正说着，丁喜皱着眉头进来了：“哟，两位哥哥都在呢？正好，我有

个喜事要告诉你们！”

陆浩军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的表情可不像要说喜事的！”

丁喜叹了口气说：“弟弟我可可是要走进坟墓的人了！”

他这话吓了我们一跳，还以为他说的“喜事”是反语呢，谁知他接着说：“我要结婚了！”

他这句话又吓了我一跳。

我说：“你想清楚了？结婚可不是闹着玩的？你这才刚大学毕业呢！”

他无奈地说：“这事我压根就没想，我跟我女朋友都没准备好呢，都是被逼的。我就是不明白，现在的家长都怎么了？我们家跟我女朋友的家里人竟然一致认为我们应该把婚结了再忙事业，我爷爷还非说什么‘成家立业，成家立业，就是先成家后立业的意思’，推都推不掉，我都郁闷死了！”

陆浩军说：“结婚总得花钱吧？总得要一个房子吧？好大一堆事情呢？知道怎么处理吗你们？”

丁喜说：“这事啊轮不到我们操心，双方长辈都表过态了，他们全包了，房子、酒席什么都准备好了，说是只要我跟我女朋友结婚那天出现在现场就完事了！唉，后来我也想明白了，这样我也省事了，何乐而不为呀？”

陆浩军不满地说：“真没见过这么好的父母，逼着自己的孩子当啃老族，我爸要是也这样该多好！”

我说：“行了，你就别说风凉话了！结吧，结婚多好的事儿啊？结了就不用为这事闹心了！”

丁喜说：“行，那我明天请个假，去一趟民政局！不就是花三十几块钱领一红本吗？有什么呀？”

丁喜刚要往外走时，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我拿出我为安楠准备的那枚戒指说：“丁喜，过来，我这里正好有这个，给你吧，算是我给你们的结婚贺礼！”

陆浩军盯着我手上的盒子插话说：“哥们儿，你这样太不厚道了哈！这是为安楠准备的吧？你一看见苏锐那边有消息，你就想反悔呀？”

他一语中的，我被点到痛处了，但我还是若无其事地说：“胡说什么呢？这不是丁喜要结婚了吗？我当哥的得给他送礼吧？正好我手上有这个，就先给他用呗，回头我再给安楠买一个！”